

小时候可曾想过,你最喜欢的电影明星,将来有一天会成为你的朋友?我从不曾想过,但是我有这样一个朋友,她的名字叫甄珍。

初高中时期看过几部她的电影,每一部都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有几个画面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看她的第一部戏是《缢索》(李翰祥导演),缢索家里有五姊妹,因为父亲被冤枉判了死刑,见到囚车里戴上脚镣手铐的父亲(王引饰演),姊妹们上前哭哭啼啼,缢索的父亲黯然叹了一口气:“生女儿有什么用,只会哭。”他最小的女儿缢索,有一天在皇帝坐轿出巡的日子,半路拦轿,两手高举伸冤的状子,一路跪到轿前喊冤。看着甄珍那张稚嫩无邪的脸蛋,看见地上跪出的两道目光,见她一脸泪水勇敢激动地跪求皇上饶命,我的心都揪了。就看这一场戏已经值回票价。《几度夕阳红》她演一个没有母亲的刁蛮女儿,戏很少。有一个镜头,被杨群演的父亲严厉地教训之后,狂奔上楼梯,大叫一声“妈!”那声“妈!”让你心碎,这个镜头完全表达出她的委屈。

白景瑞导演的成名作,也是甄珍的成名作《新娘与我》,有一个她穿结婚礼服戴头纱的特写,那个美是无法用言语和文字来形容的。我拍过许多唯美文艺爱情片,有一次拍琼瑶的电影,摄影师想拍我一个美丽的特写,灯光师花了很长的时间打光,摄影师慨叹道:“女明星中只有一个是最好拍的,很容

梧桐

黄惠子

冷的空气,日光便分外显得明灿了。中午时分,静得像一场漫无目的旧时光。地板上的亮度,足以暖过一夜的寒凉。

梧桐叶子飘落下来,梧桐叶子飘落下来,梧桐叶子飘落下来……

是啊你不得不这般数过,也许是因金色光芒的缘故。

谁又知道呢,也许只是因为秋天。

一个阔然的清朗的明净的沉着的深秋。

一种形式的飞扬。

梧桐。叶子。高高的。

飘。落了下来。一片。一片。又一片。

恰是流光溢彩时。

所有景色,纷纷寂静。

故乡的池塘,被秋天的向日葵们温情怀拥,洋溢着无限的幸福。向日葵瞪大眼睛,波心荡,鱼儿无声,它们虽受到向日葵温柔地监视,但无心嫉妒向日葵。虽然它们无法像向日葵一样戴上金色的光环,但却乐于在水中安适而低调地生活。飞鸟的目光,偶尔能突破向日葵的监视,投向倔强的波心,穿过阳光铺设的距离,一寸寸地测量,直至猜出残荷幽深的心事。

当向日葵华丽转身时,它的视线,能够越过一片苍翠的稻田,通往远方的茅屋,茅屋的窗口如同张开的嘴巴,畅

一个好女人

林青霞

易打光,每个角度都好看,那就是甄珍。”

有一段时间甄珍拍了许多小淘气的片子,这些片子都是专门为她精心打造的,卖座得不得了,因为她本身就是淘气善良的白女孩,观众就是爱看她。白景瑞导演拍出她的俏皮,李行导演拍出她的善良和纯真,甄珍在他们的手上发挥得淋漓尽致,那是在六十年代底七十年代初,也是她最红最盛的时期。

在白景瑞导演的《白屋之恋》里,有一个镜头,她穿一袭白纱裙,趴在小屋外的草地上和邓光荣甜蜜地谈情说爱,那是许多男少女的梦想,也是我当时的梦想。李行导演导过她许多脍炙人口的文艺爱情片,像是《心有千千结》《彩云飞》……每一部都创高票房纪录。

读中学的时候,台湾没有很多消遣节目,最大的娱乐就是看电影。那时候的明星比较神秘,不像现在随处可见,因为还没有狗仔文化,所以也不容易知道他们的行踪。还记得初中的时候,在台北中华体育馆观赏晚会(我们都坐在水泥石阶上),当时最出名的主持人包国良介绍甄珍出场,她短短的一头黑发,穿着一身鲜红红皱折子伞状迷你裙,我远远地望着她,心里直赞叹她的甜美、可爱。你绝对想象不到,我第一次见到最喜爱的明星,是在这种情况下。那时候我十九岁,已经拍过几部电影,还算小有名气。正在拍与邓光荣合演的《翩翩情》。有一天要求女副导演王玫带我去

见甄珍。王玫带我到统一饭店甄珍入住的房间按门铃,许久之后,门打开了,一个戴着浴帽,身上围着白色毛巾的女人探出头来,我定睛一看,那是甄珍的脸,王玫尴尬的把我介绍给她,她关上门叫我们等一下,我以为她去穿上衣服再请我们进去。门很快地又打开了,一瓶香水从门缝里递出来,“送给你。”我慌忙地接过香水门已关上,我拿着香水对着门发呆,过了一会

儿,王玫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瞪着我:“你在干什么啊?”我这才醒过来:“哦,我们不是要等着跟你见面吗?”“走吧!他不会出来了。”王玫笑着拉我走。

正式跟甄珍见面,是在台湾中影片场,她与谢贤正在拍戏。王玫带我进场探班,远远见她从布景区翩翩走来,贵为超级巨星的她,平和亲切得像个邻家女孩。我见到心爱的明星,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那时候我刚学会开车,她正好收工,王玫建议她坐我的车回去,一路上车子一会儿慢、一会儿快,有惊无险的,好不容易才把她送回统一饭店,见她一脸惊愕、劫后余生似的下了车,当时很是过意不去。

第三次见面是在美国洛杉矶,她嫁给刘家昌导演,刘导演为她开了家甄珍酒店,在开幕酒会上,她一头俏丽的鬈发,身穿一袭乳白雪纺飘逸洋装,料子上有点点白色丝绒,脚踏米白缎带高跟鞋,笑盈盈地站在刘导演身边和来宾寒暄、拍照。这些年来参观过刘导演在台北汐止盖



看看鸟在宋朝的信息
(现代油画) 严力

饮着夕阳的余晖。池塘里的杂草,仿佛是天上无根的乱云,降落在大地上,对它们而言,村中的小道皆通向圣洁之地:蒿草下的蚁国井然有序,蚂蚁按部就班地来来往往,幸福着自己的幸福。在这块儒家气质的土地上,怒放的牵牛花,是白鹅们的节日。

看哪,还乡者遗失的记忆,随水珠般的蟋蟀从草丛中溅出,是那么陌生而又熟悉;而故土留守者的哀愁呢,在金龟子的彩背上,无声地斑斓着……

的法国宫廷式房子、大陆昆山的三座大酒店。刘导演盖的建筑物一座比一座雄伟,一座比一座大,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参观他一手打造的王国,甄珍也总是陪着我们参观,我发觉那王国再大再雄伟,只要甄珍往那儿一站,你就感觉她是理所当然的女主人。我总不忘每次参观那些大建筑物的时候,她脸上挂着的满足笑容和怡然自得的神情。

第四次见到她是在香港启德机场的大巴士上,刘导演两手空空地上了巴士,甄珍却拎着大包小包的走在后头,我怪刘导演怎么可以让天皇巨星拎那么些东西,自己也不帮忙,可是甄珍却毫不介意。甄珍生下刘子千后,全副精神都摆在儿子身上。她说她洗奶瓶把手都洗破了。听刘导演说,子千还是个Baby的时候,有一次患了感冒,甄珍不眠不休地守在床边,刘导演从门缝里望见,想哭,我说有这么严重吗?他说见甄珍已经形容憔悴,眼圈发黑,还坚持地坐在那儿用白布挡着冷气,怕吹着孩子。又有一次子千发高烧,甄珍半夜把刘家昌叫醒,刘导演见子千脸色发青、口吐白沫,吓得他一路跌一路爬地到沙发旁找电话,甄珍却能冷静地坐在她打电话叫救护车。子千小的时候只要出国,她都会不厌其烦地带大瓶大瓶的饮用水,怕他水土不服。每次和我们吃

完午饭,她总是匆匆忙忙赶回去照顾儿子,我问她:“你为孩子牺牲那么大,如果孩子大了不孝顺、不听话,你会不会很伤心?”她毫不犹豫地说了:“没关系,我不在乎。”

这十年孩子大了,她才有时间跟一些好友聚会,我也跟她接触多了。跟她夫妇俩在饭桌上吃白灼虾,她总是先把虾头咬掉,虾壳剥了,放在小碗里交给刘导演,刘导演也吃得理所当然,或许这也是他们夫妻俩的情趣。饭后付账永远抢不过她,刘导演笑说她最喜欢付账。我想“温、良、恭、俭、让”每个字用在她身上都挺合适,有时候我们坐七人座的汽车,她总是客气地抢着坐最里面的位置,我也总是抢快一步,把靠边容易上

江苏宜兴古称阳羡,素以“风土之清嘉,人文之秀伟”著称。这个鱼米之乡除了以紫砂壶名冠天下外,历史上还曾诞生了一大批文化艺术和科学大家,现当代的徐悲鸿、钱松岳、吴冠中、尹瘦石和曹辛之等都是享誉中外的书画艺术家。生于宜兴的程天民是我

国原子辐射医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曾14次参加我国核试验。他爱好广泛,除了诗书画印外,也擅长摄影和京剧表演。程天民和夫人胡友梅在走遍千山万水、看尽奇花异草之后,出版了《程天民胡友梅业余摄影选集》和《万紫千红——程天民胡友梅花卉摄影选集》,在自我欣赏之余,也与友人共赏和分享了他们眼中的“美丽世界”。

程天民说:“科学技术与人文艺术虽属不同领域,又是在更高层次上同源相通。”他对艺术有着特有的天赋和热忱。他钟爱文艺



2013 年秋,是大学毕业三十年,同学相约再聚一次。校园自然是要去的地方。4 号楼、老教学楼、中文系楼、大会堂等都在,为怀旧添了佐证和凭藉。只是,原有的饭厅和体育馆无处觅迹,4 号楼拆了一半,边上建楼,老教学楼前多了一幢难看的楼,不远处原来别致的小楼改建得媚俗。校园建筑风格凌乱,犹如一个人,上面西装领带而下面运动裤。有点迷惑,农民居家,要添建点什么,一般与原有环境总是协调的,何以高校而反不如农民?可能,不单是眼光,根本上,是对校园的历史和协调不放在心上。只是,建筑也是历史的一种语言,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只有对以往的历史予以尊重,才能让别人保持对你的敬意。如果处在一个凌乱的环境中,又怎能对这环境产生美好情怀?

在“章培恒老师纪念馆”,看着章先生和蒋天枢先生的手迹,心中肃然,老师的不懈追求,令人起敬。虽然,毕业后,陆续有不少老师故去,再也见不到他们的



下的座位留给她。她很幽默,也很会自我解嘲,记得有一次七八个女人聚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嫌自己胖,嫌自己小腹大,吵着要减肥,她突然站起来,摆了一个姿势手顺着肚皮一滑,甜美地笑着说:“你们觉得我怎么样?”全场静默了几秒,然后大家笑成一团,再没人敢提减肥的事。

那天朋友约吃饭,甄珍和子千也在座,子千大了越发是个小帅哥,他彬彬有礼、虚心求教,也懂得母亲为他付出的苦心,我们一众阿姨细细叮咛,多多鼓励,子千惟惟点头称是,甄珍欣赏着儿子,甜在心头,眼神里写得尽是爱。因为子千第二天要早起,所以他们母子先离席,我望着她挽着儿子离去的背影,心想,这个女人,真是好得让人心疼。

或许你们会说我把甄珍写得像超级巨星。我感觉她对于超级巨星的光环并不留恋,她只想做一个好女儿、好姊妹、好妻子、好妈妈和我们的好朋友。

金马奖今年的终身成就奖是属于她的,我认为她除了在电影方面有卓越的表现,在做人方面也该拿终身成就奖。

术,为人谦逊儒雅,尊重爱戴艺术家,也因此广受艺术家的敬重。尹瘦石、马识途、晏济元、倪为公、刘和璧、丁立镇、李鲁等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08 年,程天民将自己珍藏的百余幅书画作品和

共赏美丽世界

费滨海

自己精心创作的书画篆刻作品全部无偿捐赠给了其工作了 57 年、曾担任过校长的第三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为此专门兴建了“人文艺术馆”,用以展示程天民捐赠的书画篆刻作品。正是因为他有着扎实的绘画功底,他曾为《病理解剖学》绘制了大量真实而生动的彩色图谱,在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程天民的书法以行书见长,苍劲奔放、健拔浑朴,表现出刚健跌宕

音容笑貌,听不到他们的教诲,但对老师的怀念,对以往大学生活的追忆,永远是一种激励。这种精神园地,难以拆改。

一位同学说,看着校园里年轻的脸,想起当年的自己,多少应该珍惜应该经历的被忽略,而这种生命中的遗憾,已无法追补。平常岁月,不比人生跌宕的动荡时代,聚散离合、忆昔抚今会较多的在人心间,平居,亦如老子所讲“却走马以粪”,骏足无所其用,如牛耕作等

同凡耳。不知不觉间,同学大都两鬓斑白,生命逝去,回想当年老师的期望,大学时向学向上的氛围,怅然。

家里三岁孩子碰到不愉快的事,会躺地上,嘴里嘀咕“不开心”,我自然不能这样。虽然,有时遇事学着轻念不开心,接着微微一笑,会放下不少,但躺地上是不可能了。我只有任由情绪因旧地而波动、时过而静。就像在山西古战场,缅怀以往,感受英雄气,而回到上海,则是一日三餐、地铁奔波。

匆匆一聚,又将挥别;曲终人散,无不伤感。心中默祝老师同学安好,同时,开始等待下一次聚会。

网购饰品,发现一家很诗意的饰品店,名叫“紫遇”。

一直对紫有莫名溺爱。它那过于神秘而成熟的气质足以让很多迫不及待要长大的女孩早早选择以它为底色来装扮自己。其效果如同七八岁男童非要一本正经穿西装打小领带,看得人只想拍手叫绝,喜不自禁。

数数自己全部拥有的紫:一条闪着亮点的紫围巾,是在网上秒杀来的,因为抢的太不易,所以天一降温就赶紧围上它,好让它的价值发挥到最大;一件在实体店淘来的紫棉袄,穿它出去玩过常州恐龙园和无锡灵山大佛,故一见到这件紫外套就条件反射想起当时的新奇劳累;一对紫水晶耳坠,那是某个月份,口袋里只剩十块钱时站在摆放它的架子前踌躇半天一咬牙买下的。那个月不知怎的,工资竟然不够用!也许是天生“采购狂”所致;一件被人人评价为“老奶妈穿”的紫毛衣,是在浙江某毛衣名镇千辛万苦挑来的。前襟镶着水钻和胸花,老板说纯手工串的珠子。镇上有的商场甚至打出了“世界毛衣之城”的横幅,真是气吞山河。不过去了就知道,那镇上,除了银行医院等必须元素,剩下的全是毛衣铺子!而且一个小镇,动不动就亚洲某某商场、中国某某之都,靠毛衣发家致富,街道高楼林立,从楼缝新日度看出该镇 N 年前就阔了。千奇百怪、五颜六色的毛衣被商家用大三轮车小货车驮来运去,不是在街道上而是在商场一楼过道里面行驶。到了自家铺子前,哗的一倒,千万件毛衣堆到地上,全是刚刚纫好,新鲜出炉的!通常一楼是原件生产,二楼以及以上都是成品批发或零售,我们一行男男女女全疯了,朝四面八方散开,打着替全家挑选毛衣的号子去找“心头大爱”了!我呢,专门看紫色的毛衣!一家家敞开的铺门……逛的那个心花怒放呀!终于,众里寻衣千百度,蓦然回首,那紫毛衣却在铺子最不起眼处!

学过色彩学的人都了解,紫色是由温暖的红色和冷静的蓝色化合而成,是极佳的刺激色。在我国的历史上,紫色一直是尊贵的颜色。要不北京故宫怎会又称为“紫禁城”呢?据说,在古代穿紫色还要讲身份。

现代人,能够花点小钱就随心所欲的穿戴紫色,真是太自由太幸福了!

的个性和开拓纵横的气势,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他几十年军旅生涯的点点滴滴。

与程天民相识缘于编撰《院士春秋》一书,自此一直得到他的厚爱,获赠了他几乎所有出版的著作,从中也对他更多了一份了解和崇敬。这次向他征集书画作品,他当即寄来多幅书画作品,并来信称:“我业余练习一些书画篆刻和摄影,作为工作之余的一种休闲调剂方式。因无时间练习,又乏名师指点,无多进步,只是偶尔习作自我欣赏或赠赠人誌念。”几天后,程天民又来信表示要再写两张书法作品,以替换先前他已寄来自认为不满意的作品,其认真严谨的作风可见一斑。

一位结缘数论与书法的院士,明请看本栏。

相望共星河